

秋水第四

變憐蛇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變謂
蛇曰吾以一足踰蹕而行予無如矣今予之

使萬足獨奈何蛇曰不然予不見夫嗟者乎
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
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蛇謂
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予之無足何也蛇
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耶吾安用足哉蛇

謂風曰予動吾脊骨而行則有似也今予達
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
何也風曰然予達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
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謂我亦勝我雖然夫
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
為大勝也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邪註物之生也非知生而生生之行也豈
知行而行哉故足不知所以行目不知所
以見心不知所以知恍然而自得矣達蓬
之節聰明之譽或能或否皆非我也而或

者欲有其身矜其能所以逆天機而傷神
器至人知天機之不可易也故捐聰明棄
知慮惺然無為而任其自動故無動而不
道適忘其天機無所與爭斯小不勝也乘
萬物御羣才使才各自得物各自為而天

下莫不道適此乃聖人所以為大勝也
呂註變以一足憐蛇之多足蛇以多足憐
蛇之無足蛇以動其脊骨而憐風之蓬蓬
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則目之繁此
見彼而憐心之無所見而無往不至可知

也變以一足為易憐蛇多足之難蛇以多
足為易憐蛇無足之難天機所動莫知其
然則其難易豈在於多少有無之間哉由
是知風目與心莫不出於自然若河伯之
區區計夫貴賤少多何足以與此夫風以
小不勝為大勝而人之目與心之用其神

於風也遠矣乃不能得所謂無見無知而
能見見知知者以制萬物之大勝豈真知
也哉
疑獨註變一足而危蛇萬足而安蛇無足

而疾風無形而動化目著色相心入觸法
者也以一足憐萬足少憐多也以行運憐
行疾多憐無也蛇以有形為累而憐風能
動化風以無見而憐目之有見目以為物
所役憐心之處中而無為也踰蹕行危貌

如唾之噴豈期於如珠如霧皆出於天機
自然則衆足之行運無足之行疾與夫行
安用足者亦天機而已風之起於北海入
於南海出於陰而歸於陽也為人所指蹈
皆不能勝及其折木蜚屋則能勝矣喻聖

人之學至於如風則無以復加自變之一
足相憐至風則已矣蓋有心有自然後有
所憐目觀於外心動於內所以以此慕彼
而無窮至於無心無目知風之於物則無
所憐矣非聖人孰能與於此

詳道註以足為用則一足不如萬足之多
故變憐蛇以足為累則萬足不如無足之
愈故蛇憐蛇蛇有有矣觀無有為不足故
憐風風蓬蓬矣以有方為不適故憐目目
之為用司視而已心則無所不司故憐心

也

碧虛註物有以少勝多以無勝有者皆天機時命使然強勢不能奪至理莫能究其變蛇蛇風相憐之謂歟見莫如自知莫如心目見而弗辨者蓋其明也心知而弗言者韜其智也此以小不勝而為大勝者也庸齋云自一足說到無足皆天機自然之動可謂奇文中間又以人唾喻蛇之多足其末歸之於風而心與目却不說此文字變換奇之又奇者也就風上又說箇小不勝為大勝則萬物孰能出於造化之外哉

河伯海若問答既畢南華又自立說以衍前意云變蛇蛇以足之少多有無相憐是著於體也心與目之以內外勞逸相憐是著於用也皆物之妄情耳唯風則有體而不礙指踏無體而能成大勝有用則動化萬物無用則達蓬入海蓋造化虛吸復歸於造化而已喻聖人屈伸從世體用兼資出處兩全終不失道人見其小不勝而輕易之及積而為大

勝則不止乎技木董屋而已豈有心於勝物哉天機所動自然而視彼河伯海若貴賤少多大小精粗之論亦如異類之以妄情相憐而不悟物物皆具自然之理無容憎愛於其間也夫形數之少多行止之遲速各安其自然則莫不足乎道此聖人處世所以無往而不适也或疑後文細述相憐之義至風而止憐目憐心之旨遺而不論疑獨結以有心有自然後有所憐其說得之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市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道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

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郭註將明時命之固當故寄之求諱時勢適然無為勞心於窮通之間夫漁父獵夫烈士之勇各有所安聖人則無不安也知命非已制故無所用其心安於命者無往而非道也

呂註孔子之畏匡安於死生之際而不懼卒之以匡人請退者明夫不能去知與故而以死生為憂者非徒無益適足以累其心而已

疑獨註窮通在己時命在天求道不得則易處諱窮不免則難處猶語云富而無驕貧而無怨也古人未嘗以窮通為累各安其時而已夫不避蛟龍兕虎白刃者一偏之小勇若臨大難而不懼此聖人之大勇兼三者而有之孟子之勇於義可以與此孔子謂汝宜安處我命受制於造物匡人其知子何未幾將甲者辭而退以是知至於命者不生不死孔子盡之

碧虛註孔子遊匡宋人圍之所謂指踏皆

勝我也及其知非請辭而退所謂大勝者也

腐齋云此段言時命自然非人力所與知道者又何懼焉中間以漁父獵夫烈士比聖人亦自有理由處矣今其止息不必言也

此章明死生有命窮通有時故君子不立巖橋之下亦不求生以害仁臨大難而不懼知命有所制則盡人事於平日安天命於此時而已蓋內得其至貴至

富者則外之窮通利害不足以動其心卒使將甲者知非請辭而退有以見人不勝天而以弱制強之驗也非聖人燭理之徹自知之明何以與此陸氏音義注云宋管仲作宋邑也今本多誤作宋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自然不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茫焉莫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聞吾敢問其方

公子牟隱机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蹇乎謂東海之蹇曰吾樂與吾蹇果乎并幹之上入休乎缺楚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蹇蹇遂軒轅與科斗其若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埳井之樂

此亦至矣夫子莫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蹇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

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蛙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境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蚊負山商蛇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

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蛙與且彼方跳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夷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真用管闔天用維指地也不亦小乎于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

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舌而不合舌舉而下乃逸而走

郭柱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埳井之樂猶小鳥之自足於蓬蒿左足未入右膝已繫明大之不遊於小非樂然也以小羨大故自失物各有分不可強相希效始於玄冥反於大通言其無所不至夫遊無窮者非辯察所得非其任者去之可也以此效彼兩失之矣

呂註是非之境言其所自起得於是非之所自起是以視堯桀為一而知不知此觀之茫然無所容其喙也黃泉六極之下太皇太極之上無南無北夷然四解淪於不測忘乎幽明無方而入於神也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乎大通則會乎沖和出神而遂於明也要而言之所謂六通四闢形充空虛是已此意之所不能盡言之所不能論也而規規然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用

管闔天錐畫地之類也

疑獨註公孫龍因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
今聞莊子之言茫然若失而心異之公子
牟引井蛙海蠃之喻故驚而自失也夫其
知不能知是非之境論極妙之言無異於
井蛙耳而莊子之方上過乎天之高下極
乎地之深夷然四解顧諸仁也淪於不測
藏諸用也始於玄冥則寂然不動反於大
通則感而遂通其妙若此豈察辨所能得
哉壽陵燕邑邯鄲趙郡餘子弱齡之子聞
趙郡其俗善行遠不遠千里舍己能而強
學之不得趙國之能而反失故步此即公
孫龍不自量而學莊子非唯不得莊子之
道終必失其舊業矣
碧虛註野人以負日之煖而欲獻之至尊
猶井蛙之將命海蠃也海大故水旱不能
損益人之達道者寵辱豈能忻戚哉寓言
以是非為主舍是非而明寓言詎知輕重
者耶時利宗子極致夸時利者未聞久長
之策也且莊子者方躡沈溺已赴象外隱

淪神化東西俱忘喪自寥天復乎原本若
乃以規法之言而求之以察是用管窺天
之類是故學行失步匍匐而歸學智忘真
茫然喪道矣

廣齊云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信然人類盡
矣莊子漆作十年九潦八年七旱便自別
下踏黃泉上登于天言其見趣高遠莫同
釋解達也淪於不測所入者深始於玄冥
在無極之先反於大通歸於至道也以察
察之明窮之以言辯不亦小乎邯鄲失行
之喻尤佳

公孫龍趙之辯士能合同異離堅白困
百家窮眾口及聞莊子之言而茫然失
措蓋逐外學而忘本真者其患常若此
故魏牟告以井蛙海蠃所見不同使知
是非之所起妙論之所存斯可以登天
徹眾夷然四達始於玄冥契虛合無也
反於大通與道為一也今徒以區區口
辯而欲窮莊子之道無異壽陵餘子學
行於邯鄲直匍匐而歸耳餘子猶云孺

子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四